

上海艺术史图鉴

摄影卷

总主编 上海艺术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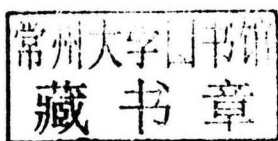
分卷主编 林路 王天平

 上海文化出版社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Art
of Shanghai
Volume 2: Photography

上海艺术史图鉴·摄影卷

总 主 编 上海艺术研究所
分卷主编 林 路 王天平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上海艺术史图鉴·摄影卷 / 林路, 王天平主编.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35-0535-0

I. ①上… II. ①林… ②王… III. ①艺术史—上海市
②摄影史—上海市 IV. ①J120.9②J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6291号

责任编辑 王建敏
排 版 云何广告
责任监制 陈 平 刘 学

顾 问 顾 铮 周 明 朱钟华 陆元敏 朱 锋
管一明 许海峰 朱 浩 王如仪 金 鹤
图片编辑 尹慧子 闫文雄

书 名 上海艺术史图鉴·摄影卷
总 主 编 上海艺术研究所
分卷主编 林 路 王天平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7号
邮政编码 200020
网 址 www.cshwh.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5-0535-0/J·163
定 价 168.00元

敬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电话: 021-64855582

“上海艺术史图鉴”系列编著述要

上海艺术研究所自建所以来即以梳理和研究上海艺术的发端及历史源流、现实发展为己任，长年从事各艺术门类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上世纪末，我所设计的“上海艺术史”课题被列为“九五”文化部国家艺术科研重点项目，诞生了《上海艺术史》、《上海艺术史话》、《上海艺术史图志》、《上海当代艺术图典》等一批系列成果，为上海的艺术学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上海创建国际文化大都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事业中，上海艺术研究所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了对于上海艺术各门类的纵深研究。以系列图鉴的形式系统介绍上海的戏剧、音乐、舞蹈、美术、工艺美术、摄影、电影电视和建筑等艺术门类的发展脉络及其特有的海派特色和艺术特点，就是“上海艺术史图鉴”系列的编著宗旨。“上海艺术史图鉴”各分卷由上海知名专家学者和我所专业研究人员担纲主编，按统一的编著体例呈现各艺术门类的历史和现状，既全面反映，又突出重点，更强调从艺术学研究出发的学术性，以史为纲，用学术的视点观照上海艺术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希望“上海艺术史图鉴”能够在展示上海艺术研究成果的同时，也能成为广大艺术研究者和爱好者了解、欣赏和研究上海艺术的良师益友。

上海艺术研究所

目 录

3	第一章 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摄影
4	第一节 早期上海摄影和都市化
11	第二节 摄影术在上海的引入
16	第三节 上海摄影和照相馆
25	第二章 上海近代摄影脉络
26	第一节 新闻摄影探源
40	第二节 摄影团体和摄影美学
50	第三节 摄影家和摄影出版物
77	第四节 商业摄影模式的成熟
87	第三章 现当代上海摄影梳理
88	第一节 照相机工业发展格局
98	第二节 照相馆业与广告摄影
113	第三节 新闻摄影的兴衰沉浮
132	第四节 上海摄影的出版格局
148	第五节 上海各系统的摄影活动
171	第六节 摄影教育与理论探索
184	第七节 协会活动与摄影展览
197	第八节 团体流派与优秀摄影人
211	参考书目
212	后记

摄影术诞生于1839年，以法国科学家达盖尔的银版法摄影术为标志，开创了人类观察世界和记录世界的全新模式，从而为人类史的记录提供了无可匹敌的视觉范本。摄影术在世界各地迅速普及，受到了人们的普遍欢迎。尽管一开始摄影在中国闭关自守的格局背景下，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作为最早开放的现代都市上海来说，摄影术还是很快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其萌芽和发展始于20世纪初期，并且诞生了一些对中国摄影乃至世界摄影都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将摄影技术的普及转换成摄影艺术的表现。

20世纪初，陈万里与郎静山等人一起成为上海中华摄影学社的发起人，对上海的摄影创作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号称会员数千人”。1925年，上海美术团体“天马会”举办第七届展览，首次陈列了陈万里的摄影作品，标志着中国摄影进入了艺术的殿堂。1925年与陈万里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摄影学社”的重要人物还有林泽苍（“黑白影社”创始人之一），他同时还创办了《摄影画报》，为摄影的传播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上海的摄影发展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和商业摄影紧密相连的照相馆摄影和商业广告摄影。一些当时在中国照相馆行业都具有很高知名度的照相馆摄影师，以朱天民为代表留下了辉煌的业绩。上海商业摄影的异军突起，也引领了当时商业广告摄影的最新潮流，成为上海摄影的标志性品牌。

1930年，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摄影团体“黑白影社”成立，标志着中国摄影艺术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这样一个成熟的摄影环境中，造就一大批我国早期著名的摄影家，如郎静山、王小亭、方大曾、吴印咸、沙飞、陈万里、张印泉、庄学本、金石声、舒宗侨等。这些摄影家不少都是上海成名、发展的，他们或是在纪实摄影领域，或是在艺术摄影领域，为中国摄影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些成长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摄影家以其独到的风格和不拘一格的创意空间，为中国摄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上海摄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上海摄影，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新中国上海摄影的初创期，以上海摄影家协会成立之前的发展空间为主要历程；（二）几经曲折的上海摄影过渡期，即上海摄影家协会成立之后，艰难发展的大起大落过程；（三）当代上海摄影的繁荣与辉煌，以举办第一届上海国际摄影艺术展为起点，一直延续至今的蓬勃发展历程。从上海摄影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容纳百川，开风气之先的海量和气派，是海派最鲜明的特征，这是现代工商业国际都会的中心地位，以及商业化的文化市场和自由竞争所铸就的。我们从众多上海摄影家的作品中，看到了上海人的机智和幽默，看到了摄影家对上海市民心态的多种把握形式以及呈现出来的独特的技巧特征。所以，如果能在开风气之先的基础上，寻找最有效的突破口，使上海的摄影倚仗海派文化的优势，在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上演绎一场既五光十色、又别具个性的正剧，完全是有可能的。期待以后的上海摄影，重新续写和这个世界性大都市所匹配的辉煌一页。



Chai City. No. 75. .H

第一章 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摄影

第一节

早期上海摄影和都市化

摄影诞生于19世纪，正好处于一个全球大规模都市化的过程中。都市化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是指社会经济、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型向都市型转化的过程。19世纪的欧洲各国以及20世纪前期的美国最主要的社会变迁内容之一就是都市化，生逢其时的摄影，不可能不敏感地对都市的巨大变化予以注视。于是论述上海与摄影的关系，首先涉及的就是上海的都市化进程。

作为城市概念的上海，历史并不悠久——从滨海渔村发展至贸易港口，到清朝末年的宣统年间，也就是到了1910年，上海人口达到118万，一跃而成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工商业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发展成为我国经济、文化、科技、交通、金融、贸易的中心，成为世界著名的大都市。

上海母亲河——苏州河，原名吴淞江，古称松江，亦称松陵江、笠泽江。源出太湖瓜泾口，东经江苏省吴江市、苏州市、昆山市进入上海市，在今外白渡桥处流入黄浦江，形成江浦合流，绵延125公里。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开埠，到上海来的外国人日益增多，他们乘船溯吴淞江而上，可以到达苏南最大的繁华城市苏州，于是他们就把吴淞江叫做苏州河。从此以后，上海地区的吴淞江逐渐被苏州河之名所取代。现在一般把苏州河北新泾以下的市区段称作苏州河，而在江苏境内，吴淞江的上游，一般仍称为吴淞江。现在，人们常说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其实从历史上看，吴淞江的名字出现比黄浦江早得多。假如把黄浦江作为上海母亲河，那么，吴淞江堪称是上海的“外婆河”。

近代上海，就是从苏州河两岸往纵横两向发展：1845年，苏州河南面设立英租界；1848年，苏州河北面设立美租界；1863年，英美两国租界合并，后来成为英美公共租界。一百多年来，苏州河两岸，创造了很多上海第一，甚至全国第一。例如，上海第一座城市铁桥，也是全国城市第一座铁桥，就是外白渡桥；上海第一家近代化旅馆是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上海第一家公园，是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外滩现存最老的一幢楼房，是原英国领事馆；中国第一家煤气公司，是上海自来火房（今上海煤气公司）；中国最早建成通车的铁路，是英商吴淞铁路；中国第一家正式电影院，是虹口活动影戏园；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商业组织，是上海总商会；还有“远东第一”的上海邮政总局等等。都市化的过程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快，而摄影师的镜头，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一出现在东亚的“奇观”。

这时候的上海，成为一个华洋杂居、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冒险家，纷纷到上海来淘金。20世纪30年代，爱狄密勒著、包玉珂编译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一书问世，其后影响深远，“冒险家的乐园”就成为旧

上海的代名词。

至于上海都市化标志最为典型的“十里洋场”，指的是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上海租界。关于“十里洋场”，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指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俗称大马路，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倾销商品的样板间，是帝国主义统治上海的一个缩影。旧上海最大的几家百货公司，都集中在南京路，特别是闻名全国的四大公司，即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公司；它们的高楼大厦，不仅在上海是最大的，而且也是全国最大的。要注意的是，现在的南京路不同于解放前的南京路。现在的南京路包括南京东路和南京西路。而南京西路解放前叫静安寺路，它是租界当局越界修筑的，在租界之外，从泥城浜（今西藏中路）到达古刹静安寺，并由此而得名。在19世纪中期，静安寺路的两侧，还是一片恬静的田野风光；它的商业发展，大大落后于南京东路。所以，解放前的南京路，其实只是外滩到今西藏路的一段南京东路。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负责人、上海地方史专家吴贵芳则认为，“十里洋场”是指英租界的四周，它包含着整个上海的市中心区，即最早的英租界这块地方，东濒黄浦江，西邻泥城浜，南到洋泾浜，北至吴淞江（即苏州河），四周是作为自然界线的河流。

“海上”经常是和“十里洋场”联系起来的，有特定含义。它们是近代史上的一种别称。如“海上闻人”，据新闻界老人徐铸成称：“在旧上海的报刊上，经常冠以‘闻人’头衔的人，总数大概不超过二十个罢。其中像虞洽卿、王晓籁是商界人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出身于流氓无产阶级，无恒产，甚至没有固定的职业，但可以挥金如土，一呼百诺。他们没有什么高官显爵，而那些达官贵人、军阀显要……趋奉唯恐不及。他们没有一技之长，而盛名远播，威灵显赫。”可见，海上、十里洋场、闻人、海上闻人，都是上海近代的特产，是全国其他城市所没有的，也是上海都市化进程的独特标志，自然吸引了很多西方的摄影师来上海“淘金”——淘影像的“金矿”。

在上海的都市化进程中，当摄影术在西方诞生之后，对当时的上海究竟形成什么样的影响，留下多少值得验证的痕迹，这些正是后面的章节要展开和探索的。其中有一点毋庸置疑——摄影术是由西方发明的，而最早的上海摄影以及留存下来的珍贵画面，也大都是由西方摄影师所拍摄的。



001



002

001 龙华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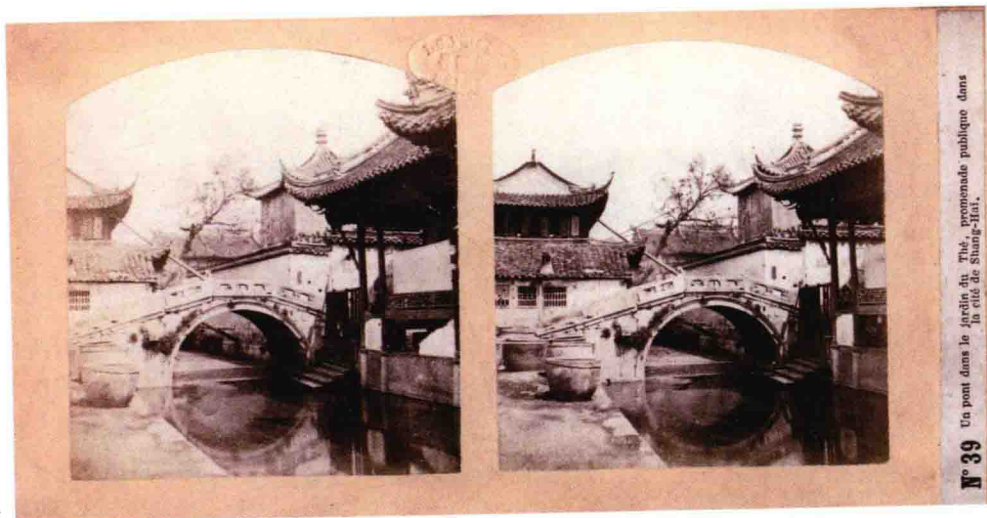
龙华塔相传是三国东吴（222—265年）孙权为孝敬他的母亲而建，故又名报恩塔。赐额“龙华”，用于收藏西竺康僧会所请得的五色佛舍利。唐末毁于战火，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重建。塔高40.6米，砖木结构，七层八面，每层飞檐高翘，角挂风铃，姿态雄奇，造型美观，玲珑剔透。当年人们登塔远眺，可见黄浦江风帆点点，烟波浩渺，江南秀丽景色尽收眼底。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秋江塔影”成为龙华八景之一，龙华塔也被誉为沪城“宝塔之冠”。从这幅龙华塔照片的拍摄手法看，摄影师（佚名）主要强调当时的环境特征，将尚未进入都市化进程的上海特征表现得非常充分。

002 上海女子学校

这是由威廉·乔斯林拍摄的布雷织曼夫人在上海创办的女子学校场景，时间是在1858年左右，也是现今看到的最早记录上海教育的摄影作品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摄影师不失时机地记录了西方文化向上海输入的瞬间影像。的确，上海都市化的进程，正是海纳百川，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结果。而摄影师乔斯林作为英国赴中国外交使团专员，深谙摄影术并且懂得摄影的重要性，从而在上海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史料。



003



004

003 上海园林

由罗伯特·斯拉尔拍摄的上海园林，真实地再现了1858年前后上海的自然景观。斯拉尔出生于爱丁堡，是一位沪上商人，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于1856年和妻子移居上海，留下了在中国拍摄的现存最早并标有日期的卡罗式照片，时间是1857年4月。而这幅大尺寸的蛋白纸基照片，也很好地展现了上海的历史风貌。

004 茶园中的一座桥

这是一组当时很流行的立体照片，拍摄时间为1859年。采用特殊的拍摄方式，形成有细微差别的两幅并置画面，可以通过特殊的观看装置得到立体的视觉效果。拍摄者李阁郎是法国人，全名为丹尼斯·路易·李阁郎。作为法国公司的雇员，他于1856年到了上海，开始自己创业，尤其是对各种形式的照相都喜欢尝试——立体蛋白照片也是他刊登广告的一种。有文章说，李阁郎着意于拍摄乡村景色而非城市文明，尤其对中国园林、园艺、人工湖很感兴趣。



005

006



005 上海商人

这幅拍摄于1862年的蛋白照片，出自一位美国人弥尔顿·米勒之手。米勒在1859至1864年之间活跃于上海，曾被誉为西部先驱摄影师。照片捕捉的瞬间，最令人感兴趣的的就是这些上海商人各异的神态——有的目视镜头，有的心不在焉，也有的只是关注自己的事情或者被镜头外的一些情况所吸引。当然从这些商人的服饰上看，他们都衣冠楚楚，非常得体，为上海的商业化进程添加了有趣的注脚。

006 上海苦力

这幅手工着色的蛋白照片拍摄于1863至1864年之间，摄影师威廉·桑德斯是英国人。他曾在广州和香港开设照相馆，同时喜欢选用模特儿拍摄不同职业和类型的中国人形象。而这幅《上海苦力》也是他想象中的上海殖民地人物形象的塑造，以满足西方世界对东方殖民地空间的想象。可见在早期的摄影中，摆拍也已经成为摄影师惯用的手段之一。

007



008



007 从虹口看上海

这幅照片拍摄于1867年前后，画面中间是当时刚落成不久的共济会会堂和码头。原作为巨型蛋白照片，拍摄者是查尔斯·勒安德尔·韦德，他是摄影史上最为出色的美国风景摄影师之一，美国约塞米提山谷第一幅照片就出自韦德之手。1860年他来到中国，从事摄影的原因就是看到了西方世界对东方异国情调关注所产生的巨大商机。他曾在广州拍摄，后因上海摄影师紧缺而来到上海。在往返西方和东方的多年拍摄过程中，韦德所选择的巨型相机是当时的一大特色。从他的照片中能一览当时上海发展的细节。

008 眺望上海外滩

摄于19世纪70年代，照片留住了当年发展中的外滩景致。拍摄者斯蒂尔弗莱德出生于现捷克共和国，系澳洲贵族。他从小接受美术训练，很有艺术天赋。曾在日本经商，并且凭借摄影技术在东京开设照相馆。其间于1875年和1876年两次到中国拍摄，尤以上色的中国人像出名。这幅上海外滩的作品，据考证就是在这一时期拍摄的，展现了上海外滩早期的风貌。



009



010

009 上海外滩

这幅照片的拍摄者不详，时间是1880年前后。对照前面一幅照片画面，几乎相差不大的角度，可以看到黄浦江上已经出现了一座桥梁，这就是上海工部局在1873年开建的一座木桥——外白渡桥。画面边上的木料等堆积，可以想见当时的桥梁还在建造的过程中。上海因河而兴，通江贯海，外白渡桥是上海市区连接沪东的重要通道，也把老上海的金融与外贸运输两大支柱产业贯通一气。上海的都市现代化进程通过照片得以见证。

010 上海湖心亭茶楼

拍摄于1875年前后的这幅照片，出自摄影师亨利·坎米奇之手。摄影师出生于英国，1867年到上海工作，任海关稽查员，同时兼任摄影师。他在上海拍摄了不少精美的照片，可惜英年早逝（35岁于上海去世），没有达到应有的艺术创作高峰。湖心亭是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系明代四川布政使潘云端私家园林豫园中一景，后改为茶楼，曾名“也是轩”、“宛在轩”，系沪上留存至今最古老的茶楼。如今的湖心亭能容纳200余人品茶，古朴典雅的装饰布置，极富民族传统特色。画面中一百多年前的景致，似乎和今日相差不大。

第二节

摄影术在上海的引入

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在日益频繁的外交和贸易活动中，照相机和摄影术等西方科学技术也传入我国。1844年，一艘法国巡洋舰到达中国，其中有一个掌握了银版摄影术的法国船员，他在中国拍摄的一些照片至今仍被珍藏。当时来华的法国传教士、后任驻华耶稣会会长的南格禄也携带照相器具。外国人把照相机带到沿海通商口岸，为人拍照，被人们视之为神奇之物。

1846年，湖南进士周寿昌到广东游历了三个月，将所见所闻写入日记，后收入《思益堂集》。其中第九卷的《广东杂述》记载：“奇器多而最奇者有二，一为画小照法：人坐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周寿昌的这段日记，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有关摄影在中国的记载。文中“画小照法”，即最初的照相法。“术人”，指摄影者。这种摄影新技术当时还不大被人们理解，因此把暗箱叫做“不令泄气”。在摄影时，要由摄影者自己敷设感光银盐，涂在玻璃湿版上，而且取影要在上午，必须天晴有阳光的自然采光条件。1883年，周寿昌又在原文下加注：“今照相法，中国人皆能之，各省皆有。但其制药必自外洋，镜亦如之，有高下数等。”

当时国内各地有不少职业画师开设“影像铺”，专门给人们画像。当摄影术在国内出现后，给画像业带来威胁，许多画师设法学习摄影术。在中国第一代照相馆的摄影师中，就有不少是由画师转业来的。

论述上海早期摄影术的引进，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上海照相馆业的肇始。清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1850年8月3日），英文周报 *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在上海问世。1852年7月24日星期六的《北华捷报》上有一则外文广告，翻译后全文如下：“综合广告栏。银版照相！本主人郑重通知上海侨居者，其已准备就绪为拍摄着色肖像照相。寓所在隆泰洋行。赫尔曼·哈斯本德。1852年7月23日于上海。”这是上海最早有关照相馆的广告。根据《上海年鉴1857》中的《外国侨民在上海花名册》，内有“李阁郎”在利名行号名下。李阁郎为钟表商及摄影师，从而证明李阁郎比后面提及开设照相馆的中国人罗元佑为早——后者开设的“公泰”照相馆为华人第一家。

胡志川、马远增主编的《中国摄影史（1840—1937）》（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记载：“上海早期照相业最初大都是操于西人之手，到19世纪80年代初，华人照相馆才纷纷建立。”根据《上海饮食服务志》史料登载：“咸丰二年（1852年）隆泰洋行内设银版摄影。”从《1863，上海年鉴》（意译）外文版中查到：“隆泰洋

行，福州路，在江西路与河南路之间。”关于隆泰洋行的地址，还有两条旁证资料。一是《申报》1874年4月21日，记载二洋泾桥“隆泰洋行”（利福洋行对面）；二是《沪游杂记》记载，隆泰在四川路即二洋泾桥北。根据上述史料考证，上海最早的照相馆是外国人设在隆泰洋行内的照相场所，1852年7月对外营业。据史料记载，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已有‘苏三兴’、‘公泰’、‘宜昌’和‘恒兴’等数家由中国摄影师开设的照相馆”。

早期照相馆，最初用的是碘化银湿片，药膜现涂现用。直至1884年后才用上英国第赛尔干片，即船牌玻璃片，比湿片方便得多。但它属于色盲片，底片感光度很低，一般用12寸照相机，通常使用F6.3插片光圈，在日光下拍照，要曝光2—6秒钟。由于天气关系，有时要口数到20左右，才能曝光合适。拍照时先要大喊一声，揭开镜头盖（当时照相机上还没有快门），接着喊数字计时：“一、二、三、四……”甚至要数到十、二十个数字，曝光才算完成。喊的时候，声色俱厉，胆小的孩子常被吓哭。由于那时不少人有迷信思想，认为照相会把人的灵魂吸去，万一碰巧回去生病，被摄儿童的母亲就会跑到照相馆来“叫魂”，上海人当时称之为“叫喜”。

上海照相馆的摄影照明，经历了日光、炭精灯光、电灯光几个阶段。起先使用日光时，因感光片感光速度慢，曝光时间长，且受天气阴晴、时间早晚等多种因素制约，操作起来比较麻烦，难免影响质量。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用上了电灯光照明。当时照相馆都在门口大字标出“日夜照相”的广告。照相使用分色片，可以在暗红色的安全灯光下冲洗，感色性比色盲片改进，层次丰富，照相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分色片对红色仍不感光，凡拍摄红色物体，在照片上表现为黑色，所以拍摄人像，修底片时张张涂红，以减淡面颊、嘴唇和阴影部位的反差。

最初使用的感光纸是含有碘化银的蛋白纸，又叫日光纸（白金纸），没有什么等级号数，感光度很低。印相时，是用晒夹在日光下曝晒，一般要曝光15—20分钟，所以直到现在有人还习惯将印相称为“晒相”。当时还没有金属光板，冲洗后的照片，都是贴在玻璃上上光的。

关于放大，起初使用的是横式日光放大机，在朝北的墙壁上，挖一个洞孔，利用日光作光源，镜头前面备有活动屏风，根据放的照片规格，将屏风前后移动，调节放大尺寸和对焦，然后将放大纸用图钉固定在屏风上，进行曝光，工序繁琐。光源的强度也受到天气制约，而且对焦与操作都很不方便。